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醉醒石

## 第十一回 惟內惟貨兩存私 削祿削年雙結證

紫標黃榜便如何，富貴奚如德積多。  
一棺以外原無我，半世之間為甚他。  
笑殺守財貪不了，鎔銖手底幾回磨。

人最打不破是貪利。一貪利，便只顧自己手底肥，囊中飽。便不顧體面，不顧親知，不顧羞恥，因而不顧王法，不顧天理。在仕宦為尤甚。總是為農為商的，克剝貪求，是有限量的。到了仕宦，打罵得人，驅使得人，勢做得開，露了一點貪心，便有一干來承迎勾誘，不可底止。借名巧剝，加耗增征，削高堆，重紙贖。明裡鞭敲得來固惡，暗中高下染指最凶。節禮，生辰禮，犀杯金爵，彩軸錦屏、古畫古瓶、名帖名玩，他豈甘心饋遺，畢竟明送暗取。

饋贖朝朝進，鞭笞日日聞。坐交閭閻下，十室九如焚。

這卻也出乎不得已。一戴紗帽，坐一日堂，便坐派一日銀子。捐俸積穀，助餉助工，買馬進家資，一獻兩獻。我看一個窮書生，家徒四壁，叫他何處將來？如今人才離有司，便奏疏罵不肖有司，剝民賄賂，送程送贖，買薦買升。我請問他，平日真斷絕往來，考滿考選，不去求同鄉，求治下，送書帕麼？但只是與其得罪士庶，無寧得罪要津。與其抱歉衾影，無寧抱歉禮節。贈送不妨稍薄，若污我名節，去博人好，著甚來由。況說及肥家，這天公最巧。如《唐書》所紀，陰間有掠剩使，奪人餘財。丞相李嶠貧，張說富。僧人道：「張相公是無厭鬼王，冥府有十大鐵爐，鑄他橫財。」這都陰有主持。

貧富皆懸造物，誰去拙窘巧盈。智者會須任運，從他坎止流行。

明朝曾有一御史，對門生道：銀財有分限，不可妄得。我曾出巡雲南，夜在官署，覺神思不寧，寢不成寐。我祝道：「此地莫非有冤欲告乎？」恍惚有一金甲神人在前，說：「公有銀千兩在此，特來相告。」我道：「在何處？」答云：「在公座邊磚下。」我去了公座發磚，果有銀二十錠，計千金。我道：「如何得家去？」神人曰：「但寫鄉貫姓名，及所住地方，當為致之。」我依言書畢，置銀上，覆以磚。後巡歷將完，一丁憂同年來見，為一知縣求薦，四百金，各得二百。我堅辭不受。同年道：「你不收，怕你忘卻。必須你收，我始放心。」我勉強收了。任滿到家，偶思及此。吩咐家人，備了三牲，暗暗禱祝。忽神人復見，道：「銀在書房條桌下。」我次日令家人發條，果得前銀，但數止八百。我道原銀一千，今僅八百，這二百卻落何處？晚間神人復現，云：「某同年二百是也。」驚得我汗流浹背。可見凡人舉動，神鬼皆知。此贏彼詖，數有一定。即此觀之，可強求麼？

貨殖非關億，繩樞命本窮。貪夫空役役，人巧困天工。

我聞得廣東有個魏進士。做秀才時，其家極窮，身衣口食，俱難支值。

無燈常借月，有戶不留風。甌裡塵時起，囊中錢每空。

他只一味讀書，不甚料理家務。虧得妻家稍裕，其妻稍勤，苦捱朝暮。

其妻每怨恨讀書，費他妝奩，至於窮困。魏進士勉強支對道：「不要怨，倘得中丁，包你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十倍還你妝奩，也不打緊。」不期果然中了舉人，又聯捷中了進士，殿了三甲。該選推官，先觀政都察院。一時便有長班、僱馬、交際之費。觀政畢，選期尚遠。但路途遙，往來不便，只得在京守候。一住半年，租房火食，慶弔公分，及至選官，備送上司禮，又借了若干債。雙月二十五日選。掣簽，掣得個湖廣江陵府。這掣簽也是名色。凡遇好府，畢竟有幾個京官，或是同年，或是座主來拜，要借重，圖他到任後照顧，好說分上。就為他見選君討缺，缺十個九個是坐定的。大凡掣簽，或分南北中，或分上中下。如魏進士廣東人，筒中故意放江陵廣東二簽。掣著廣東，是本省，不當選，則自然是江陵了。或是以一湖廣人陪掣，湖廣人不當得江陵，這缺又該魏進士了。

吏弊如重雲，能使月鑿暗。迂拙成積薪，馮唐有深歎。

魏進士得了地方，僱了乘人轎。至徐，由水路過淮過江。由浙江江西至廣。祭了祖，與親族作別，與奶奶一同上任。但這奶奶耳朵內，一向聽得說做官好，不知仔麼搬金彩寶，銀海錢山。及到任，在路夫馬人役迎接，體面甚是威勢。進衙門，各府縣鄉紳送禮，也甚熱鬧。只魏推官新到，自然立些崖岸，推卻不過，勉強收一二色，也還好。在後衙門雖然日日有事，卻不過是撫按藩臬守巡批行，府堂牒送。終日費自己精神，替他人掙紙贖而已。年餘，代巡委一次查盤，府縣折程折席，也有百金。平日只靠端陽年節二次，全省縣官來送節禮，約莫一人四兩之數。還有地遠縣小，躲過不送的。奶奶道：「好好。做了教官了，一節才有些活動。他還多些拜見，進一番學，有一番束脩。」這閒常散言絮語，最是惱人移人的。凡遇送禮，俱是夫人收。他要打首飾，做衣服，魏推官因窮時用費了些，又是好要撒嬌做癡人，再不肯，使性哭泣。魏推官也只得勉強依他。正是：有心立名行，無計拒貪癡。又且買辦珠翠綢綾，給發工價，不惟短他價值，還要刻他銀水等頭，便已作承魏推官一個克剝要便宜名頭。

猛虎有神威，苦為妖狐奪。借光唬百獸，大權歎旁落。

廳中有一個吏，叫單規。他是個滑吏。他輪長接，在廣東接官。奶奶與管家，暗中俱有禮，得他歡心。將他內外心性行藏，都已打聽，到此又看破奶奶是要錢，做得主的。其時，本府有個大戶，姓陳名篋，家極豪富，卻極好作歹事，家中養幾十個家丁，專在大江做私商勾當，並打劫近村人家。一日劫了一隻官船，是兵巡道同年。巡道追捉甚緊，府縣三日一限比，巡道半月一解，捕人正在根尋。巧是陳家家人打劫，每有金珠綢緞貨物拿回，陳篋都量給自己銀錢，貨物差人隔省發賣。所以家人身邊並無贓物被人看破。這次打劫得多，各人見每次陳篋與錢，不上半價，故此各人也留些在身邊。有了物，就思出脫。有去賣的，都不知價數。早已為明眼人看破。又在娼婦周英家嫖，他家有雪兒楚雲幾姊妹，都生得標緻，是一千極會起錢錢兒。各賊錢來得易，在他家甚是揮灑，把金珠作賞賜。被應捕踴了，做了一索，供係陳篋家人。還有十餘黨與，都在陳家拿出。陳篋買了捕人捕官，竟卸在龜子身上，通呈上司。陳篋是極刁頑，有事極肯使分濫許，事後便也倒賊短欠。衙門人曉得，故意留他個酒碗兒。把捕衙初供「係不到官陳篋義男」一句，不去。及至巡道發刑廳覆審，魏推官也是個留心政事的，將招由細看。想道：江洋巨盜，必有大窩。娼家是其花銷處，利其財，不行舉首有之。若說主窩，斷難捨數年畜養之家主，問數日淹留之龜子道理。便出牌捉陳篋。

剖柱追元惡，埋輪翦大奸。稜稜施鐵面，行旅或安然。

正拘提問，忽代巡委查盤武昌，魏推官只得收拾起行。

先時，魏推官到任時，首參謁撫按司道，因遇逆風，泊船小港，獨坐無聊。在船中眺望，見遠遠一林松竹，中間隱隱露出殿閣。間又逆風中，送上幾聲鈴鐸。問梢子，答應是聖壽禪寺。魏推官道：「是隔屬，不妨打轎去一隨喜。」不多帶人役，不開道，竟到林子裡來，卻見：

竹敬如延客，松喬似引人。江村人跡少，一逕繡苔茵。

轉過林子，聽得鐘聲斷續，笙管悠揚。是幾個行童將著樂器，十許個僧人執著香，迎來。到山門，又是一個老僧，鬢餘殘雪，面有月光，躬身相迓。入大殿，參了諸佛。轉到方丈，卻是紙窗竹屋，風致悠然。小草名花，幽妍可翫。器具修潔，微塵不生。滿壁門方詩畫，都是贊主僧道寂的。

有道：百年老樹知僧臘，一片明蟾映古心。

有道：廿載遠城市，一心橫古今。

有道：解到風旛緣著想，悟來明鏡本無台。

有道：慧從定裡出，覺作世之先。

魏推官看了道：「這老僧想是寂和尚了。方外高人，可以賓主禮見。」

老僧謙讓許久，側坐了。須臾茶至，排列些果品點心，極精潔。相與談些口頭禪，彼此推重。總之做官的談禪，見解已超俗人。和尚們也假借他，故此說得。坐久進齋，盡有遠方之物，似出宿備。魏推官道：「上人禪林名宿，正直脫去俗情。適才煩僧行遠迎，如此厚款，太厚了麼？」側邊立著一個會搗鬼快嘴小和尚，答應道：「師祖平日不輕見人，禮數脫略。三日前，定中知大貴人將到。特差小僧前往城市，預備蔬菜。早間吩咐僧行，門外迎接，故此如此。」魏推官道：「寂上人，果然能前知麼？」寂和尚道：「不敢。是小僧浪言。」魏推官也笑是鬼話。當晚就宿寺中，與寂和尚做個知己。寺中也就立個大檀越老爺魏，大紅紙疏頭。魏推官雖道他是鬼話，故意試他，回日與每次過往俱去探他，那迎款宛同一日。這次魏推官也去訪他。到府，不過照例到府縣衙門，查一查倉庫，點一點人役，把罪囚過一過堂。憑史書簡幾個矜疑的，聽代巡開釋。向府縣正官，討一討佐二雜職賢否，並不好書吏應戒飭的，造冊以候代巡獎戒。其時值張太岳母喪回籍，兩院三司，都到江陵赴弔，魏推官也且回任。

葫蘆依樣畫，書吏枉奔波。誰是急公者，虛心為勘磨。

回衙，不免理論日前未完事件。陳箴前已尋著單規，央他尋大分上。單外郎主張，千金過龍，可以無事。陳箴道：「魏四府聞得不曾破手。若造次進去，一變臉，這番事體，越不好了。若沒有貼體鄉親，不若尋張閣老公子。」單外郎笑道：「我做得與你做，是便宜你。張公子怕三千金不開眼哩！」陳箴見他說得是，就聽他，將千金交與單外郎。單外郎乘官不在，先與管家講起。管家道：「奶奶要得緊。奶奶應了，不怕老爺不依。」單外郎故意激他，道：「我見老爺甚是執法，怕奶奶也做不來。若做得時，萬金也可得。管家小小也得個千金。」管家道：「縛牛自有縛牛法，都在奶奶身上。」管家去與奶奶說，果然一力應承。單規卻將六百兩送進與奶奶，管家加一六十兩，說事的後手三十兩。其餘單外郎落籠。

千金買出獅吼，三面好縱鳴鴉。

魏推官到了衙中，傍晚兩人吃了些酒。收拾方罷，那奶奶笑吟吟道：「做了年餘官，今日才得一宗大財。」魏推官道：「你說我查盤回，帶得這些折席程儀麼？」奶奶道：「這樣叫做大財？」就在袖中拿出陳箴一紙訴詞，道：「這人拿銀子六百兩，我收了，你可圓活他。」魏推官道：「這人饒他不得，我正拿倒他，立個名。」奶奶道：「圖名不如圖利，你今日說做官好，明日說做官好，如今弄得還京債尚不夠。有這一主銀子，還了他不成？」魏推官道：「官久自富，奶奶不要如此。」奶奶道：「官久自富！已兩年進士，一年推官，只得這樣。見錢不搶，到老不長，任你仔麼，我只要這宗銀子。」魏推官道：「這是誰拿進來的？」奶奶道：「天送來的，不要這等癡。你不要錢，你升官時，那男盜女娼的，卻要你的。只問你，如今不捉幾兩銀子還人，後邊誰人借你？況且這事，別人已問明白了，你生事害人做甚麼？」憤憤的只待要鬧。

虎心原自猛，豺性更能貪。那解名和義，唯知利是耽。

魏奶奶也不拿出銀子來看，竟自睡去了。魏推官叫過管家來，假狠道：「你這乾奴儕，做得好事！是那人的？」都得了錢，只彼此相看，絕不做聲。查那管門的要打，奶奶又跳起來，道：「你打我不得，借他打我麼？」嚷起來，魏推官便不敢做聲。要考問把私衙皂隸，又怕聲張，只尋他空隙，道他不常川守衙，打了二十五一個，消氣，悶悶的關了幾日。上司來催，沒奈何，也只得照前問擬。那單外郎，要發賣手段，還要奶奶逼勒魏推官，把陳箴做個乾淨，龜子做個煞。自此陳箴高枕無憂，龜子延頸受戮。

初無殺人意，奈擢殺人錢。落筆如矛戟，冤魂泣九泉。

魏推官也因這節，怕奶奶又做出來。私衙關防甚嚴，酒也不甚出去吃。

未幾按院發牌按臨武昌府，魏推官先期到府，將衙門封固，轉頭都塞了。叫本府知照二員，輪放水菜。又對奶奶說：「只可一不可二了。」奶奶道：「真窮鬼，真窮鬼。且看。」出門，將門上著實吩咐一番方去。只因魏推官原是本分要好的人，因這事覺得違心，又怕人知道，心中抑鬱。將近聖壽寺，巴不得一步跨上岸，與寂和尚一談。不期轉過林子，並不見鐘響鼓樂響。到了寺門前，虧得一個小沙彌看見，忙去叫時，走得幾個來接。也有只帶搭子，沒有僧帽；也有著得短衫，不穿偏衫。趕上來，香棒兒也拿不及一根。到方丈，桌上灰塵堆滿，椅子東一張，西一張。寂和尚摸了半晌才走出，連道失迎。草草吃了些茶，到晚吃齋，也只些常品。恰好服事的，仍；日是那搗鬼快嘴和尚。魏推官對他道：「你師祖怎不前知了？」這和尚道：「委是師祖不曾吩咐，有慢老爺。」寂和尚也急請罪，道：「委是有個緣故，老僧也不解說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有甚緣故，上人不妨說來。」寂和尚道：「這事說來近誕。敝寺伽藍，最是靈顯。凡遇貴人過往，三日前托夢報知。先前張閣老鄉試時，避風來敝寺，伽藍都來說。所以張閣老貴了，舍田十畝供常住，還留一個神靈顯赫匾額，在伽藍殿中。今老公祖累次來都報，只今次誤了。也不知伽藍他出，也不知有他故，躲懶不報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果有此事！」寂和尚道：「老僧不敢說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我去武昌，往回不過十餘日。上人可為我一問，是甚緣故。」這一問，魏推官還在疑信之間。不料這老僧果向伽藍前鬼混，道：「你是一寺之主，寺之興廢，全靠於你。你怎失報了貴人，以致觸誤魏推官。他若發惱，便為闔寺之害。如今要你還不報之故，你快快報來。」說了又說，念了又念，就像泥神道有耳朵的。只為：胸中利害紛紜擾，出口言詞不厭煩。祝罷，這神人果然有靈，夜中托一夢，將所以然之故，說一個分明。老僧甚是驚駭。

莫言天廳高，神目無不照。

相隔半月，魏推官又來，仍不是前番遠迎光景。魏推官看了，又笑道：「伽藍想仍不靈。」只見這老僧口中越趨，道：「靈是靈的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既靈，怎又不報？且我前日，央你問得何如？」寂和尚欲言不言，又停了半日。魏推官大笑：「伽藍之說，還是支我。」寂和尚又沉吟久許，欲言怕激惱推官，不言只道他平昔都是誑言，真是出納兩難。才道得個「不好說」，魏推官道：「我與和尚方外知己，有話但說。」和尚道：「伽藍是這樣說，和尚也不敢信。」把椅移一移，移近魏推官，悄悄道：「伽藍說，老公祖異日該撫全楚，位至塚宰，此地屬其轄下。」魏推官笑道：「怕沒這事。」和尚道：「平日通報，以此之故。」魏推官又道：「今日不報，想我不能撫楚了。」和尚道：「真難說。」推官又催他。和尚道：「神人說，近日老公祖得了一人六百元，捉生替死，在斷一人。天符已下，不得撫楚，故此不報。」這幾句，嚇得魏推官：

似立華山頂，似落滄海濱。汗透重裘濕，身無欲主神。

強打著面皮道：「下官素頗自礪，一時不明，枉人有之。得財執法，實是沒有。」坐不定身子，起身上船。寂和尚陪上許久慙慙，請罪，留他不住，只得於寺門相送。魏推官執著手道：「適才之言，不可輕泄。」和尚連聲不敢。這魏推官歸途好生悵快，待要使人叫龜子出狀，自己央同人翻招，怕陳箴知道，倒賊。況這宗案，又經達部了。若是抹殺，怎真窩家漏網，假窩家典刑，都為我得錢之故。笑是：?因貧成乳虎，從悔作藩羊。到得府，傳梆開門，竟入書房問坐。這奶奶又攬得幾件公事，巴不得推官回。聽得竟入書房，道：「這甚作怪。」也走入書房。只聽得魏推官在房內，將靴腳踏上兩跌，道：「一個八座，輕輕丟去了。」魏奶奶帶著笑，走進相見，道：「甚麼八座丟去了？若是好的，還叫人尋將來。」魏推官道：「只為你六百兩銀子，賣去了我一個吏部尚書。」奶奶道：「若買賣得個吏部尚書，還是銀子好。」魏推官把從前一段事，細細說與，道：「暗有鬼神，駟馬莫及。」歎息悲傷，幾於淚下。

漫喜筐篋盈積，誰知天道彰明。聚盡魏州城鐵，鑄他錯字不成。

奶奶見他怨悵，道：「你是怕我又做甚事，說這鬼話。想還是秀才時，窮鬼附你體說的。」奶奶見是說不入頭，洋洋去了。未幾，是張江陵新例：南邊江洋與北地響馬，審實俱決不待時。旨下，部文到，這龜子與眾強人，俱各押赴市曹斬首。可憐：

正是煙花主帥，何關斬揭渠魁。蕭艾盡歸刪刈，彩筆織就風雷。

魏推官聞之，越發机隍。不及考滿，病弱，只得告假回籍，不數年身故。可見不當而得，明有人非，暗有鬼責。丈夫心地光明，一介不取；便沒有鬼神，也不可苟且，況是圖財害人。至於淺見，最是婦人，如何可令做主？這病源，先在未讀書做官時，便畜了富貴利達之心。一到得官，大家放肆，未有不害事的。我請問眾守財虜，貪財是要顧妻子，要營官職？若並一身不能保，應得祿位，俱為削去，不可警省麼！幽冥之事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在法擢錢，敲剝百姓，更是不可。

若到聽分上，雖雲他人得財，罪過終是我作。作聰明任性，雖雲此中無染，終是明而不明，有負洗冤雪枉四字。近來又見黨護書役，聽其脫罪。真逼死人的，反作原告，無辜的破家殺身。草刈無罪，芥視青衿。催牌如火，批駁如雲，必欲鍛鍊成獄。蓋批駁假手書役，宜乎任其穿鼻。但一人之冤不伸，反又殺人身破人家，悍然不顧。只怕人怨天怒，恐亦有所不免也。故古斷獄所戒，曰：惟官、惟反、惟內、惟貨、惟來，其罪惟均。官是官宦勢力，反是報復恩仇，惟內是妻子、或私人請托，貨是賄賂，來是干謁書札。總之在法殺人一也，按獄者慎之懷之。